

红字部分为 PPT 小组同学主要参考，黑体字则作为展示小组的讲稿部分。（段家佳整）

苏菲神秘主义

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理论

苏菲即 suf,意为羊毛,因其信徒身着粗羊毛衫以示简朴而得名。它的核心教旨是“人主合一”,认为真主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本质与基础,世间万物皆由安拉“流溢”而出,万象世界不过是镜子般的“无”,只有真主才是实在的“有”,因此,人的存在意义就在于摆脱物质羁绊,抛弃肉体遮蔽,回归安拉,并最终与安拉合而为一。

第1、人主合一论。苏菲派的人主合一论的经典依据来源于《古兰经》中关于人必定返回真主的经文,他们把人主合一分为三个层次:功修者的合一、圣徒的合一、先知的合一。人主合一论的最终要求是人在真主的本体中消失、“寂灭”,并与真主一起“永存”。

第2、神爱论。女神秘主义者拉比亚关于神秘的爱的言论奠定了后来神爱论的基础。苏菲派把爱分成三类:自然的爱、精神的爱、神性的爱。而对真主的爱就是要抛弃一切俗世欲念,忘却自我,专注心灵,以求达到神性之爱和永恒生命。

第三、完人论。所谓完人,即指完美理解教义、教法和真理的人,具体在善言、善行、善信、善诚这四个方面是完满的。安拉的一切完美本质、属性和行为均由“完人”充分体现出来,“‘完人’作为安拉自显和外化的一个中间环节,既是宇宙万有(包括人)以其为摹本、原型而衍化;又是人直觉安拉、安拉的行为、属性和本质的认识过程的必经途径”。

“完人”身上体现了一切神性和人性,是神性和人性的完满结合。

第四、神光论。苏菲派的神光即是神性,它源自真主,神光也称其为“圣光”、“真光”。根据神光论,“人关于安拉的知识等并非后天学习而来,而是源自先天的“穆罕默德之光”的照射,神光论赋予穆罕默德以理念的形式,使之神化并形而上学化,这为苏菲派构成一座由真主创造世人、世人返回真主的神秘桥梁”

第五、一神论。即信奉唯一的神——真主,认为“除真主外,无物存在。”这是苏菲神秘主义的基本信念,他们反对多神教,认为世间一切源自真主,唯有真主是真、是实,而社会现实的俗世生活皆为虚幻。

帕慕克作品中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的呈现

一、《白色城堡》与《雪》中的“完人”思想

帕慕克在小说《白色城堡》中的主人公即是以苏菲神秘主义中的“完人”为创作原型的,讲述的正是两个主人公把东方宗教信仰与西方理性哲学紧密地融为一体从而获得双重身份,实现“完人”的寓言故事。

霍加是苏丹帝国的一位占星师,作为伊斯兰教信徒执着的信仰真主安拉而存在,代表的是东方文明,另一位是被俘虏的威尼斯学者——“我”,作为西方理性哲学的守护者而存在,代表的是西方文明,两人身份的不同,文明的差异让他们在生活中冲突矛盾不断。通过瘟疫之灾、拉康之镜、恶魔 Black Stain 的考验,最终实现了彼此身份的交换,彰显了东方非东方、西方

非西方的深邃文化主题,之前迥异的两个人已然成功的融合为一体,成为苏菲神秘主义思想中所说的理性哲学与宗教信仰结合而成的“完人”。

《雪》则突出表现了“完人”思想中的“弃世”,主人公卡弃绝一切世俗之物,无视外界的纷扰,依恋于沉思自我,不仅表现在对“恋人”的朝思暮想,面对危难时的超脱淡然,也表现在对自我的哲理性思索。

《雪》中的卡为了心爱的女人以调查头巾自杀事件为借口回到了魔鬼之城——卡尔斯,在卡尔斯短短的几个月中,各方势力都对他实行肉体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在面对这些危险和

苦难时，卡并没有觉得害怕和绝望，而是思考着爱情与婚姻这个问题，对个体的生命并没有流

露出任何的担忧，这种超脱淡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的，而是卡这种沉浸于沉思自我的“完人”才能够做到的。他恪守的是对个人利益绝对漠视的苏菲信条，全身心的献身于真主以求成为“完人”，他把所有的贫穷和苦难都当作是走向“完人”的净化考验。

二、《黑书》中的“人主合一”思想

帕慕克企图借助“人主合一”这一苏菲思想探索土耳其人走出尴尬民族身份的途径。作品人物的追寻构成了《黑书》中主要情节，帕慕克通过卡利普“人主合一”的卡夫山追寻之旅想要表达的文化交流与文化混杂所必须经历的“文化认同焦虑”

小说以如梦的神秘失踪开启了整个故事的追寻历程，卡利普深爱妻子如梦，他是出于对妻子的爱才踏上了追寻之旅，如梦为卡利普的追寻而存在，即“爱是一种追寻”。爱者与追寻者——爱与追寻——被爱者与被迫寻者的三者合一，是苏菲神秘主义追寻“人主合一”的重要内涵，主人公卡利普在后来的追寻路途中通过镜子看清了自己脸上的文字意义，由此获得了“我即凤凰”的觉悟，也正是在此时他终于领悟到“你就是你的挚爱，你的挚爱就是你”，因此，卡利普表层追寻如梦的实践行为，实际上是对迷失的另一半的自我身份的寻找。

三、《我的名字叫红》中的“神爱”思想

“神爱”思想在帕慕克的小说中，大多是以男女情爱来表达人主之爱。因为苏菲直呼真主为“恋人”，所以这种人主之爱也称为“恋之奴仆”。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黑便是这样一个“恋之奴仆”的典型代表，他的全部生活都是沉浸在对情人的思念和婚姻的幻想中。

黑为了爱人谢库瑞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回到故乡伊斯坦布尔是因为坚信自己的爱将获得回报，因而他非常乐观，能够以乐观的态度来接受这个世界，并且把它看成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在黑的内心，谢库瑞几乎等同于整个世界，是安拉之身的隐喻，爱恋者黑即是深爱安拉的“恋之奴仆”的化身，他们不是普通的情人，而是神圣的“安拉之爱”。

四、《新人生》中的“神光”思想

在《新人生》中，“光”是全文叙事的核心意象。因为这道光，奥斯曼离开了母亲——世俗社会的最后一层维系；因为这道光，他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天使——嘉娜；因为这道光，他最终踏上了死亡之旅；因为这道光，他实现了与安拉的合一。此等光芒，也只有“安拉之光”堪与之相比了。

苏菲神秘主义思想呈现的意义

1、寻找失落的传统

帕慕克深爱自己的祖国，痴迷自己的本土文化，两者结合就是深爱国家的帕慕克在作品中致力于宣扬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土耳其传统的本土文化。《我的名字叫红》成功地把土耳其和伊斯兰文化从幕后推到了幕前，世人的眼光又一次转向了那个曾经深深迷恋过的地方，唤起了人们对往昔美好的记忆，回忆起那些被遗忘的历史。

2、实践“文化杂合”的文学理想

帕慕克在辉煌的奥斯曼帝国与西化的土耳其之间呈现出一种难以抉择的双向认同与挣扎，相对于在东、西文明之间的举棋不定，他更青睐于在土耳其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并在两种文化之间创造全新的自我，从而实现“凤凰涅槃”式的再生。

内容概要整理

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理论

第1、人主合一论。苏菲派的人主合一论的经典依据来源于《古兰经》中关于人必定返回真主的经文，他们把人主合一分为三个层次：功修者的合一、圣徒的合一、先知的合一。

第二、神爱论。苏菲派把爱分成三类：自然的爱、精神的愛、神性的愛。而对真主的爱就是要抛弃一切俗世欲念，忘却自我，专注心灵，以求达到神性之愛和永恒生命。

第三、完人论。所谓完人，即指完美理解教义、教法和真理的人，具体在善言、善行、善信、善诚这四个方面是完满的。

第四、神光论。根据神光论，“人关于安拉的知识等并非后天学习而来，而是源自先天的“穆罕默德之光”的照射，神光论赋予穆罕默德以理念的形式，使之神化并形而上学化。

帕慕克作品中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的呈现

一、《白色城堡》与《雪》中的“完人”思想

帕慕克在小说《白色城堡》中的主人公即是以苏菲神秘主义中的“完人”为创作原型的，讲述的正是两个主人公把东方宗教信仰与西方理性哲学紧密地融为一体从而获得双重身份，实现“完人”的寓言故事。《雪》则突出表现了“完人”思想中的“弃世”，主人公卡弃绝一切世俗之物，无视外界的纷扰，依恋于沉思自我，不仅表现在对“恋人”的朝思暮想，面对危难时的超脱淡然，也表现在对自我的哲理性思索。

二、《黑书》中的“人主合一”思想

帕慕克企图借助“人主合一”这一苏菲思想探索土耳其人走出尴尬民族身份的途径。作品人物的追寻构成了《黑书》中主要情节，帕慕克通过卡利普“人主合一”的卡夫山追寻之旅想要表达的文化交流与文化混杂所必须经历的“文化认同焦虑”

三、《我的名字叫红》中的“神爱”思想

“神爱”思想在帕慕克的小说中，大多是以男女情爱来表达人主之爱。因为苏菲直呼真主为“恋人”，所以这种人主之爱也称为“恋之奴仆”。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黑便是这样一个“恋之奴仆”的典型代表，他的全部生活都是沉浸在对情人的思念和婚姻的幻想中。

四、《新人生》中的“神光”思想

在《新人生》中，“光”是全文叙事的核心意象。因为这道光，奥斯曼离开了母亲——世俗社会的最后一层维系；因为这道光，他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天使——嘉娜；因为这道光，他最终踏上了死亡之旅；因为这道光，他实现了与安拉的合一。此等光芒，也只有“安拉之光”堪与之相比了。

苏菲神秘主义思想呈现的意义

3、寻找失落的传统

帕慕克深爱自己的祖国，痴迷自己的本土文化，两者结合就是深爱国家的帕慕克在作品中致力于宣扬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土耳其传统的本土文化。《我的名字叫红》成功地把土耳其和伊斯兰文化从幕后推到了幕前，世人的眼光又一次转向了那个曾经深深迷恋过的地方，唤起了人们对往昔美好的记忆，回忆起那些被遗忘的历史。

4、实践“文化杂合”的文学理想

帕慕克在辉煌的奥斯曼帝国与西化的土耳其之间呈现出一种难以抉择的双向认同与挣扎，相对于在东、西文明之间的举棋不定，他更青睐于在土耳其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并在两种文化之间创造全新的自我，从而实现“凤凰涅槃”式的再生。

